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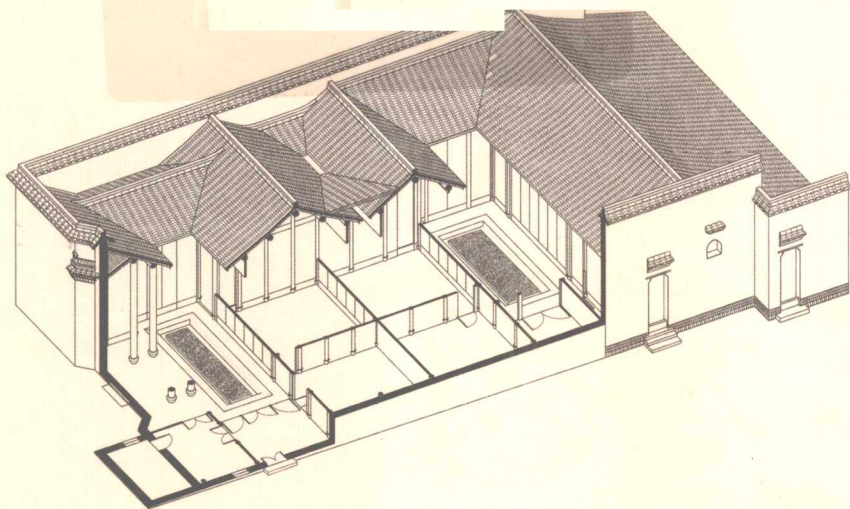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
中国民居五书

CHINESE VERNACULAR HOUSE

浙江民居



李秋香
罗德胤
陈志华
楼庆西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

CHINESE VERNACULAR HOUSE

中国民居五书

浙江民居

李秋香
罗德胤
陈志华
楼庆西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民居/李秋香等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

（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中国民居五书）

ISBN 978-7-302-22305-4

I. ①浙… II. ①李… III. ①民居—建筑艺术—浙江省 IV. ①TU241.5 ②K92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1999号

责任编辑：徐颖 丁睿姝

装帧设计：格锐联合HAVEST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总机：010-62770175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编：100084

邮购：010-62786544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北京天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230

印张：19.75 字数：289千字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49.8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转3103 产品编号：036577-01

献给关注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人们

策划：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统筹：王群 朱文一

主持：王贵祥 王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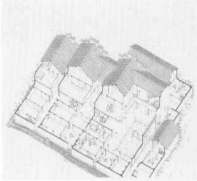
执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资助：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参赞（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大芑 方晓风 毛葛 王川 王雅洁 王静
邓为 韦凯琳 丘健 司玲 刘旭 刘畅
刘晓梅 刘晨 孙娜 孙栋 孙菁芬 成砚
朱勋 朱轶人 闫东 何天友 何培基 张力智
张远堂 张雪梅 张琳 张葵 张旗 李冰
李念 李新钰 杨一诚 杨哲怡 邹革 陈仲恺
陈彤 陈迟 周实 周榕 尚晋 房木生
林永煌 欧阳焯恬 姜冰 赵亮 赵雯雯 徐鸿全
秦达闻 莫军 郭雪 阎克愚 彭伟洲 葛志红
董晓颀 廖慧农 熊星 潘彤 潘高峰 霍光



总序一

2008年年初，我们总算和清华大学完成了谈判，召开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发布会。面对一脸茫然的记者和不着边际的提问，我心里想，和清华大学的这项合作，真是很有必要。

在“大国”、“崛起”甚嚣尘上的背后，中国人不乏智慧、不乏决心、不乏激情，甚至不乏财力。但关键的是，我们缺少一点“独立性”，不论是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思想”。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连“识别”都无法建立。

我们最独特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文化了。学术界有一句话：“建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梁思成先生说得稍客气一些：“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当然我是在“断章取义”，把逗号改成了句号。这句话的结尾是：“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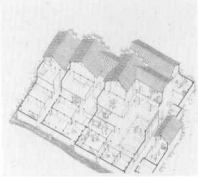
我们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做一点事情。通过专家给大众写书的方式，使中国古建筑知识得以普及和传承。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

希望“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贡献一点力量；能让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前辈、新秀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宣扬；能为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古建筑提供一点工具；能为我们的“独立性”添砖加瓦。

王 群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9年1月1日于北京



总序二

2008年的一天，王贵祥教授告知有一项大合作正在谈判之中。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准备资助清华开展中国建筑研究与普及，资助总经费达1000万元之巨！这对于像中国传统建筑研究这样的纯理论领域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身为院长的我不敢怠慢，随即跟着王教授奔赴雪花总部，在公司的大会议室见到了王群总经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始终面带微笑。

从知道这项合作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建筑还能与源自西方的啤酒产生关联？王总的微笑似乎给出了答案：建筑与啤酒之间似乎并无关联，但在雪花与清华联手之后，情况将会发生改变，中国传统建筑研究领域将会带有雪花啤酒深深的印记。

其后不久，签约仪式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我有机会再次见到王总。有一个场景令我记忆至今，王总在象征合作的揭幕牌上按下印章后，发现印上的墨色较浅，当即遗憾地一声叹息。我刹那间感悟到王总的性格。这是一位做事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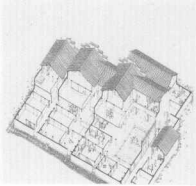
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代表的是一个锐意进取的企业。这样一个企业，必然对合作者有同样严格的要求。而他的合作者也是这样的一个集体。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这个不大的集体，其背后的积累却可以一直追溯到80年前，在爱国志士朱启钤先生资助下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60年前，梁思成先生把这份事业带到清华，第一次系统地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而今天，在王贵祥教授和他的年长或年轻的同事们，以及整个建筑史界的同仁们的辛勤耕耘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又一股强大的力量！强强联合一定能出精品！

王群总经理与王贵祥教授，企业家与建筑家十指紧扣，成就了一次企业与文化的成功联姻，一次企业与教育的无间合作。今天这次联手，一定能开创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与普及的新局面！

朱文一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院长

2009年1月22日凌晨于清华园



丛书序

乡土民居的研究，是乡土建筑研究的基础。刘敦桢先生开拓了我国的民居研究领域之后，后继的人陆续不断，成就不小。现在要开出一个比较完备的目录来，已经是个十分困难的大事了。

可惜，多少年来，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有足够规模的专门研究机构，来坚持不断地、系统地从事这件十分有学术价值的工作。只有一位陆元鼎先生，克服困难，花大力气持久地推动全国性的民居研究工作。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这是西方人在19世纪说的。我们中国人，就要说，“建筑是木头的史书”了。或者，简单地说，“建筑是一部重要的史书”，不论是石头的还是木头的。中国的历史著作大多很片面，因此显得很单薄。宋代的王安石就说过，《春秋》无非是些“断烂朝报”而已（《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近代的梁启超说：“中国的正史是专为帝王作家谱。”“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臣而作。”（《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建筑写就的史书却是客观的，很忠实地承载着各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因此阅读建筑这本史书，对我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大有帮助。

住宅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它们遍布各地，凡有人烟处便有住宅。人们生活在千差万别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之中，于是，住宅便要适应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适应了它们，便反映了它们。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是通过人，也就是通过人的建造和人的使用来传达给住宅的。这种传达不是个体的人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类群体，历经漫长的岁月，一步一步传达过去的。在每一步的演变中，不但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在变异，而且先前存在的住宅又限制和塑造着人们对住宅的建造理念和使用方式。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相互磨合的过程。因此，可以把

住宅当做生活发展的镜子看待。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实用之物。生活是变化又创造着的，住宅也是变化又创造着的。

一般住宅，尤其是乡土住宅，远不如宗祠和庙宇那样规模宏大、装饰华丽、工艺精湛。住宅的个体虽然简单，但它的研究远比宗祠、庙宇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住宅研究的困难更因为它的分布之广而增加。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因地而异，住宅对这些条件、状况的反应远比宗祠和庙宇的反应要灵敏得多。宗祠和庙宇的地方差异不及住宅那么大。简单来说，在很辽阔的范围里，庙宇、宗祠的结构方法都是木质梁架或穿斗式的，墙坯都是砖的或生土的，空间格局也大体有一定的模式。而住宅，除了占大多数的木构、院落式的以外，因不同地区的自然、信仰、生活习俗、历史、群体心理、经济水平等的不同，还有窑洞、草棚、帐篷、竹楼等等，甚至还有以船舶为宅的。即使合院式住宅，也有许多或显著或细微的变化。何况，还有土楼、围屋之类的大型集团性住宅。又例如，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对比皖南民居和闽东民居，就必须从两地的历史和民俗下手。前者是徽商保护财富的堡垒和禁锢妇女的监狱，后者是参加生产劳动的有独立人格的妇女的家。

住宅又是农村各类公共建筑的原型。无论寺庙、宫观，还是宗祠、书院，它们基本的建筑空间格局、结构方式和装饰大都以住宅为最初出发的蓝本。深入地了解乡土住宅，是做好乡土建筑整体研究的基础。

研究立足于调查，调查是研究的出发点。起始阶段的调查，还不足以支持深入的研究，因此调查的结果会遭到一些袖手旁观者或“摘桃派”的讥讽，被称为“资料学派”。但资料积累到足够的程度之后，一定会有深入的成就。可是，单

靠目前这种散兵游勇式的学术调研，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太困难了。

我们期待着一个专业的乡土建筑研究机构的设立。我们相信，在经济建设的高潮来到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怕的是磨磨蹭蹭，到了那一天，保存下来的乡土建筑已所剩无几。所以，目前要做的，除了坚持调查之外，就是投身于乡土建筑的保护了。

眼前将要出版的这套书，所收录的各篇文章的作者有七老八十的，也有青春焕发的，这是好现象。我们特别要感谢那些在几十年前，挽起裤腿，撑起纸伞，提一包干粮，在崎岖的山道上辛苦跋涉去调查乡土民居的老人们。向毕生从事民居研究，并且不辞辛苦，主动挑起重担，年年组织全国性民居研讨会的老师致敬！祝他们幸福！

陈志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建筑文物保护研究所 教授

2010年3月

导 读

不可否认，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堪称人类历史的一大壮举。

在过去的30年中，我们已经把将近4亿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①这一速度，相当于“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城”^②，并且这一进程预计将持续到2020年——那时候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

城市化带来了生活的巨变。普通人眼中最直观的现象，无疑是那些被称为“钢筋混凝土丛林”的多层与高层楼房。表面上看，市场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正如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样，本是幸福之源。”和父辈们相比，我们在住房的选择上确实“幸福”多了。地段、外观、楼层、户型，甚至室内所有的陈设和家具，每一项都可随意挑选，只要荷包里（包括未来）的钱足够。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在2009年9月17日公布的《新中国60周年系列报告之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1978年我国城镇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半年及以上的人口）为17 245万人，城市化率17.92%；2008年年底城镇人口为60 667万人，城市化率45.68%。30年里新增的43 422万城镇人口，包括城镇本身增加的人口和来自农村的人口。由于城镇实行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新增的城镇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

② 引自：《中国城市化的危机》，文章来源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1321>。波士顿的市区人口约600万。

实际情况呢？城市的趋同化似乎已难以逆转。如果只看近年新建成的某些楼群，你很可能分不清一个南方城市和一个北方城市有何显著差别，也看不出一个东部城市和一个西部城市有何明显两样。千城一面的局面，已经让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们忧心忡忡。还有更令人不安的，那就是几年前开始的“新农村建设”浪潮，似乎又要把城市的趋同之风刮向农村。村民别墅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江苏华西村，已被奉为新农村建设的国字号楷模；被称为“京郊新农村建设模范”的平谷区挂甲峪村，一共新建了71栋别墅，全部一模一样。住在这样一个村子里的农民朋友们，在回家时想必要先认准了门牌号。

不少有志气的建筑师，已经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城市的趋同化之风做抗争。他们不愿意看到全国的城市都长一个样，也不愿意看到全国的农村都长一个样。尽管抗争的结果现在还难以预料，抗争的手段却值得我们关注。智慧之花不会凭空绽放，它总离不开枝枝蔓蔓。除了自己开动脑筋之外，建筑师们恐怕还得多从历史和传统中搜寻启发与灵感。当他们把目光投向存在于历史并且保留至今的乡土建筑时，就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从来都不用费心去和所谓趋同性做抗争的“无名建筑”，才真正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乡土建筑随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各类乡土建筑中，住宅对这些情况的反应又是最灵敏的，因为它与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①

相信绝大多数国人都可以随口说出小学课本对我们伟大祖国的描述：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些年，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资源紧张，不少人开始反思“地大物博”的说法——再大的地，再博的物，让众多人口一平均，也就显得可怜了呀。然而，就乡土住宅这个学科领域而言，地大物博的说法依旧是成立的。我们可以和欧洲做一个简单对比：中国疆域之大，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大陆季风性气候，其干湿变化和温度变化相比于欧洲国家的海洋性气候，要更为剧烈。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人们要应付比在欧洲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应付的手段，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衣服，第二层是建筑（尤其是住宅）。这是我国乡土住宅之所以如此丰富多样的重要原因。

从游牧民族的毡房到农耕民族的合院，从坚固封闭的藏族碉房到轻巧开放的壮族麻栏^②，从掘地六七米的黄土窑洞到耸起三五层的福建土楼，从炫耀财富的晋商大院到禁锢妇女的徽州天井……列举这些千差万别的乡土住宅，其建筑形式之多样性与历史信息之丰富性，不得不令人惊叹。

如此厚重的文化遗产，当然值得珍惜。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恰恰是乡土住宅的迅速消失。我们追赶现代化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歇，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应该救救那些优秀的遗产。它们不仅属于一个国家，还属于整个世界。它们不仅属于我们，还属于我们的后代。

在对遗产保护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我们至少能做到记录。这便是《中国民居五书》的一个宗旨。

《中国民居五书》，延续了“中国古代建筑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的策划思想——每年围绕一个主题来组织和撰写书稿。这套丛书起步伊始，即2008年，选择以北京为主题。这是综合考虑了北京的首都地位、奥运会的举办、撰写者^③对所在城市的熟悉度等因素之后做出的决策。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700余年的首都，北京拥有最具代表意义的几处文化遗产，如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④，还拥有体现整体历史城市的大量传统四合院。在过去的几十年，关于北京这几处文化遗产和北京四合院的书籍已经出版了不少，但它们大都是各自为战，并未以系列丛书的方式呈现。

“中国古代建筑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选择故宫、天坛、颐和园和北京四

① 陈志华、李秋香：《住宅》（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文字略有修改。

② 广西壮族的干栏住宅，在当地方言中称做“麻栏”。

③ 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为主。

④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于2009年6月发布的信息，明长城北京段长度为526.7公里。相比于8 850余公里的总长，北京段长城只是其中的一小段。这是《北京古建筑五书》里未包括长城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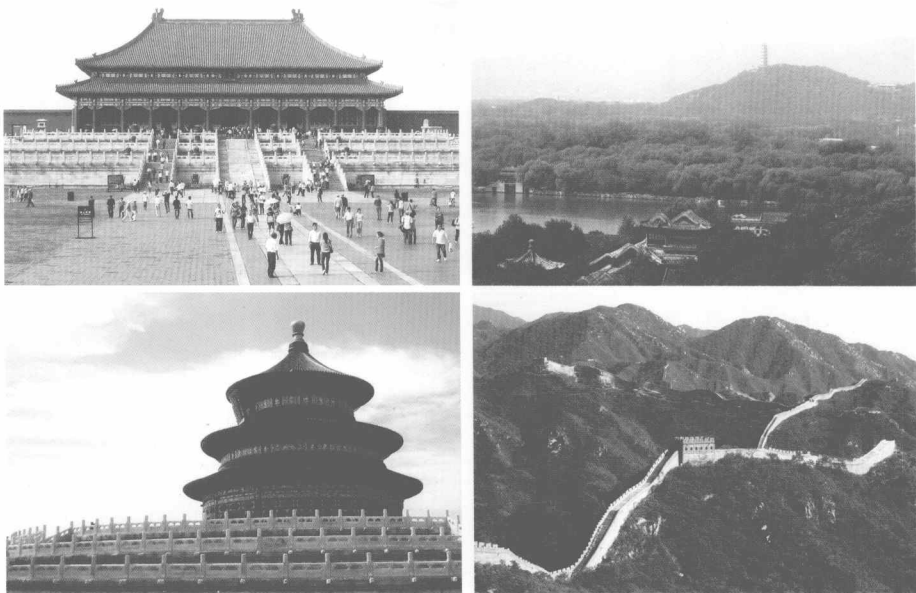
合院作为其开山之作^①，确实反映出策划者的智慧。建筑是思想文化的结晶，是生活劳作的体现。然而，作为建筑学的专业人士，我们在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却常常忘记了建筑的最初意义。为什么初到北京的旅游者，一定要去参观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因为它们最美、最壮观，更因为它们是皇帝为起居工作、祭祀上天、娱乐游赏和防御外敌而修建的工程（图0-1~图0-4）。贵为天子的中国皇帝，无论其领土有多宽广，无论其身份有多尊贵，在基本生活要素上和我们普通人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对于每一位现代人而言，工作、休息和娱乐是永恒的三大主题，而祭祀礼拜活动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甚至在那些科技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国际大都会，也依然存在。在现代社会，与安全防御有关的建筑、工程和设施和过去相比，只怕是更为复杂多样，而非简化。从工作、休息、娱乐、安全和信仰这几个基本生活要素搭起的共同平台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将平凡与辉煌作对比，可以更深刻地领会帝王与俗世之差别。也只有把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这几处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文化谱系^②并列起来看，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北京古建筑五书》完成后，丛书策划者选择乡土住宅（民居）作为第二年的主题。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乡土建筑研究小组（以下简称清华乡土组）在乡土建筑和乡土聚落的测绘、调查和研究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丰硕的成果。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三位老师率领的这支团队，先后吸引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200余名建筑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入。他们在过去20年里调查了13个省份内不同类型的100余个村镇，用建筑测绘和实地采访的方式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完成

① 除了这四处文化遗产地之外，《北京古建筑五书》的第五书是《北京古建筑地图》。

② 位于北京郊区昌平的明十三陵，是皇帝“死后的住所”，也应该在这个谱系中占得一席之地。十三陵于200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北京重要的旅游景区之一。北京附近还有两处清代皇帝的陵墓，分别是河北遵化的清东陵和河北易县的清西陵，它们于200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图0-1~图0-4) 故宫【左上】、天坛【左下】、颐和园【右上】和长城【右下】是皇帝为起居理政、祭祀上天、娱乐游赏和防御外敌而修建的工程

建筑测绘图纸3000余张，同时出版了40余部关于乡土聚落的研究报告，成为建筑界和文化界知名的一个品牌。“让优秀的学者写优秀的建筑学普及读物”，是从书策划者从一开始就提出的主张，也是丛书具体组织者和撰写者追求的目标。

第二，丛书策划者在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师们反复沟通的过程中已经了解到，大多数乡土建筑所面临的危机，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这些已经受到举世关注的文化遗产。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最大多数的读者认识到乡土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对于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所以，丛书策划者毅然决然，把其他正在进行中的主题，甚至工作进度更快的主题，排在了第三年或更后，而将乡土住宅放到了眼前。

和《北京古建筑五书》一样，《中国民居五书》也以文化谱系的完整性和代表性为目标。然而，以中国幅员之辽阔和乡土建筑之多样，要用五本书的篇幅和一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壮举，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两个措施来尽量接近目标。

第一个措施是以清华乡土组的历史工作为基础，分地区整理以往的考察资料和测绘图纸。清华乡土组的研究点分布在13个省份，其中又以浙江、福建和山西三省较多，河北、河南、陕西、山东、四川、江西、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份也各有一到两个研究点。很明显，未经“排布”研究点的省份是更多的，尤其是在华中和少数民族聚居地较多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以及港澳台地区。即使在研究点分布较多的浙江、福建和山西省，由于其境内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远不能算作充分。

第二个措施是邀请其他优秀学者加入我们的写作团队。针对清华乡土组研究较少或缺乏研究的地区，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在民居和乡土建筑领域卓有贡献的学者，比如贵州省文物局的吴正光老师、西南交通大学乡土建筑研究所的陈颖老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赵逵老师和江西省新建县汪山土库负责人叶人齐先生。

我们并无野心在《中国民居五书》里涵盖所有省份，只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为读者呈现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乡土住宅。

本书是《中国民居五书》的第二册，讲的是浙江境内5个地点的乡土住宅。浙江，可以说是清华乡土组的“大本营”。清华乡土组最早期的3个研究点——新村村、诸葛村和楠溪江中游村落，全都在浙江。20年来清华乡土组一共进行了30个乡土聚落或聚落群的考察与测绘，其中11个是在浙江境内，超过1/3强。

为什么清华乡土组的老师们对浙江“青睐有加”？曾有言论说，这是因为浙江省富裕，政府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充足的考察经费。事实果真如此吗？就这个问题，我曾讨教过陈志华先生，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

首先，浙江省的经济发达不假，而且相比于国内其他大多数省份，浙江各级政府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上的投入也是比较早、比较多的。但是，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在1990年代初期，也就是清华乡土组的师生们在调查新村村、诸葛村和楠溪江中游村落之际，政府部门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尤其是对乡土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还是相当缺乏的。有的政府官员不仅没意识到自己家乡有这么美好的文化遗产，还曾经千方百计地阻挠清华大学的师生们做现场测绘和调研工作^①

清华乡土组在新叶村做调查的经费，实际上出自建德市风景旅游局叶同宽老师的腰包，随后在诸葛村和楠溪江，又得到了台湾《汉声》杂志社的援助。可以说，在开展乡土建筑研究的初期阶段，清华乡土组从当地官方得到的支持极为有限。

其次，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乡土建筑遗产的价值逐渐得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公认，但现实操作中“重保护规划、轻基础研究”的现象却十分普遍。分析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文物局、建设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用于乡土建筑保护的专项资金，大都以制定保护规划为前提。第二，这些保护规划，经常是和旅游开发规划“综合”在一起的，而近年来某些乡土聚落旅游业的“火爆”场面，也引导甚至增强了人们关于乡土建筑“自我造血机制”的印象。以经济杠杆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性，并调动地方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积极性，本是一件好事，无可厚非。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现行做法也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比如，以保护为主体、而不是以旅游开发为主体的保护规划，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篡改之后再予以执行，因为此类规划在经济上被视为“不划算”。又比如，原本就缺乏资金的基础研究工作，并没有在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政支出中分得应有的份额——尽管研究经费也有增加，但与政府在保护规划上的投入相比，差距甚大，这实际上导致了基础研究人才的流失，或者是基础研究人才在时间、精力上的流失。

总的说来，乡土建筑的基础研究工作是至今仍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即便是在经济条件和保护意识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浙江省。

清华乡土组之所以长期执著于浙江，固然存在某些偶然因素（比如恰巧遇到了热心肠的叶同宽老师），也不乏经费上的考虑，但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浙江的乡土建筑遗产实在丰富。这些遗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多样，即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若干轮的“高强度破坏”之后，依然堪称我国乡土

① 陈志华：《北窗杂记二集》，40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张捷：《陈志华们的乡土建筑保卫战》，载《南方周末》，2003-01-09。

建筑的一大宝库。在考古界和文物界，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的说法。如今，当我们把文物的概念拓展到文化遗产，并且在浙江发现如此丰厚的乡土建筑遗产时，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国文化遗产的版图分布。浙江，哪怕是只从乡土建筑的角度来考虑，都理应跻身文化遗产大省之列。

其实，浙江作为文化遗产大省的地位，和她在 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相称的。这一点，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加回顾就不难理解。中唐以来，江南地区就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宋室南渡之后，朝廷迁至临安（今浙江省会杭州），大批士族随之南下，更使江浙一带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正如朱熹所言：“靖康之难，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①浙江长达一千余年的繁盛期里，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不乏坚实的经济基础做后盾，又有高级人才参与甚至执掌规划和建设。在此背景下，浙江的乡土建筑岂能不美，岂能不好？

书中5篇文章，涉及5个地点的乡土住宅：永嘉县楠溪江中游村落、建德市新叶村、武义市俞源村、武义市郭洞村和江山市峡口镇（图0-5）。楠溪江是浙东的一条河流，自北向南，贯穿永嘉，汇入瓯江，流归东海。由于地理环境封闭，楠溪江流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圈和文化圈。这里的乡土建筑，在形制和风格上都不同于江南其他各地。“渗透在村落和房屋里的，是浓郁的耕读文化的书卷气和乡民们醇厚朴实的性格，以及青山绿水长年陶冶出来的对自然的亲 and 感。”^②位于浙中的新叶村，建筑风格与楠溪江村落迥异，而与浙西及徽州地区相近，粉墙黛瓦，高壁窄院，表现出较强的封闭特点。俞源村和郭洞村，也都位于浙中地区，建筑风格大致说来和新叶村相差不远。不过，只要仔细比较，还是不难发现其间差异的。比如，俞源村多经商致富之人，他们的商业观念对宗法制度产生了不小的侵蚀作用，以至于“富商们的大宅的规模几乎超过宗祠，显得浮夸，大木作和小木作都很华丽”^③。坐落于浙西仙霞岭北麓的峡口镇，是仙霞古道^④上的一个重要结点，这里的住宅也表现出较强的商业特征，比如有的商人大宅占地面积超过了祠堂，而有的临街住宅面宽只有10米左右，进深却达到30~40米。

上述5个研究点中，笔者对郭洞村的印象最为深刻，感情也最为特殊。这是因